

老 妇 还 乡

迪 伦 马 特

中央戏剧学院

迪伦马特

老 妇 还 乡

三幕悲喜剧

(1956)

黄雨石 译

前 言

迪伦马特，生于1921年，瑞士人，写过小说、广播剧、电视剧、电影剧本，而使他成为“瑞士的民族丰碑”的是他的剧本创作：《罗慕路斯大帝》（1949）使他成名，《老妇还乡》（1956）使他获得国际声誉，《物理学家》（1962）进一步奠定了他在当代世界文坛的地位，“布莱希特死后最重要的德语的戏剧天才”，“当代最受人欢迎的两个欧洲作家之一”。

《老妇还乡》被称为“现代的经典剧”，突出代表了迪伦马特“多彩的戏剧”——“黑色幽默”的悲喜剧风格；喜剧情节是滑稽的，人物是悲剧的，其中包含怪诞与荒谬，由此处理世界性的主题和题材，表现人类的处境和情感。

《老妇还乡》是一个“复仇”的框架，一个女孩子被自己的恋人伊尔抛弃，并被伊尔买通法官遭到不公正判决，在全城人的白眼下出走，数十年后，红颜白头，富贵还乡，要买回自己的公道，要用十亿磅巨款买回伊尔的一条命。

在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的罪恶；一个人可以为了娶有钱的姑娘，抛弃甚至不择手段去害自己的恋人；一个城市的居民可以为了钱财，去要一个人的生命；金钱让人道德沦丧，金钱让人性丧失殆尽；然而在这铜臭弥漫的世界，让人荡气回肠的是那片“回忆的树林”——“康拉德村的树林”里的芬芳，树林深处布谷鸟的叫声和那松树梢头耀眼的太阳。

数十年间克莱尔历尽苦难，痴心不改。她复仇，把两个当年作假证的弄残废，把当年的法院院长收在自己的身边供自己奴役：因为车祸，她丢掉了一条腿，在飞往阿富汉的途中整个飞机撞得粉碎，她爬了出来；她的手是象牙做的，她的四肢如机器部件可以拆下拧上，都是假的，惟有她对伊尔的感情是真

的，她要看到伊尔当年的样子，她终于看到了伊尔还是当年的“黑豹”。

作为当代的戏剧大师，迪伦马特探讨人心深邃，写出人心深邃。当整个城市陷入一种疯狂，当“高贵的传统”化为灰烬，当人性变为兽性并向其中的一个围猎，那人曾经拥有的一分美好，如松树梢头的太阳显得更加耀眼。

人 物

来访者 克莱尔·察哈纳西安,娘家姓韦舍尔,家资数百万的女富翁,阿尔梅尼亚油田老板
她的第七、第八、第九丈夫
总管
托比 } 嚼着口香糖的粗汉
罗比 }
柯比 } 盲人
洛比 }

被访者	伊尔	警察
	伊尔太太	男人甲
	伊尔的儿子	男人乙
	伊尔的女儿	男人丙
	市长	男人丁
	牧师	画家
	校长	女人甲
	大夫	女人乙
	鲁伊莎小姐	体操运动员

临时出场者	站长	警卫
	列车长	税务官

帮闲者 记者甲
记者乙

无线电评论员
摄影师

地点 居伦，一个小城市。

时间 现在。

(第二幕和第三幕之间相隔数日)

第 一 幕

[在车站打点的一阵钟声中,幕徐徐升起,观众首先看到写着“居伦”字样的一块牌子。很显然,这是在背景处用极简单的笔法勾画出来的那个城市的名字:一个破败不堪的城市。一个同样破败不堪的火车站,可以根据各国情况的不同,画上或不画铁丝围墙。车站包括一个乌黑的信号间,门上写着“闲人免进”几个字。在布景中部,用同样的粗线条画出一条通往车站的坑坑洼洼的道路。靠左,是一所毫无装饰的小瓦房,房外没有窗户的墙上乱七八糟地贴着许多破烂的招贴。房子的左角有一块小牌子,上面写着“女厕”。右角的一块牌子上写着“男厕”。所有这一切都完全浸浴在秋初的酷热的阳光中。小瓦房前面摆着一条板凳。板凳上坐着四个男人。另外一个衣不蔽体的男人(那四个人的穿著也和他一样)正用红色的油漆在一面旗帜上书写着“欢迎克莱尔”几个字,这旗帜显然是为游行队伍准备的。一辆特别快车发出雷鸣般的轰隆声迅速驰过。坐在凳上的那些人对于从这里经过的特别快车显然很感兴趣,他们追随着火车的声音迅速把头从左向右转动。

男人甲 这是“古德隆”号。从汉堡到那不勒斯。

男人乙 “疯狂的罗兰”号十一点二十七分到这儿。从威尼斯到斯德哥尔摩。

男人丙 咱们现在仅有的一点乐趣，就是坐在这儿看看过往的火车。

男人丁 五年以前“古德隆”和“疯狂的罗兰”还都在居伦停车的。还有“外交家”号。还有“洛勒莱”号。差不多所有著名的快车都在这里进站。

男人甲 都是世界闻名的。

男人乙 现在连班车也不在这儿停了。只有两点从卡非根来的一趟车和一点十三分从卡尔伯城来的一趟车。

男人丙 咱们完了。

男人丁 瓦格纳工厂垮了。

男人甲 博克曼公司破产了。

男人乙 阳光广场铁工厂关掉了。

男人丙 靠失业救济活着。

男人丁 靠贫民救济汤生活着。

男人甲 生活？

男人乙 勉强度命。

男人丙 一点儿一点儿地慢慢死掉。

男人丁 全城都是如此。

〔车站打点声。〕

男人乙 那位女百万富翁现在能到这儿来看看，这可真是太难得的事情，他们说她在卡尔伯城开设了一所医院。

男人丙 还在卡非根办了一个幼儿园。在首都建了一所纪念教堂。

画家 她还让齐姆特给她画像，就是那位著名的自然主义画家。

男人甲 她和她的钱就甭说了。她拥有阿尔梅尼亚油田、西线

铁路公司、北方广播公司和香港的游乐区。

〔火车声。站长立正站着。那几个人随着火车把头从右向左转去。〕

男人丁 “外交家”号。

男人丙 过去我们这儿真可以说是一个艺术城市。

男人乙 是这一带第一流的艺术城市。

男人甲 全欧洲第一流的。

男人丁 歌德在这儿呆过一个夜晚。他住在金使徒旅馆。

男人丙 布拉姆斯在这儿作过一首四重奏。

〔车站打点声。〕

男人乙 贝托尔德·施瓦茨就是在这儿发明火药的。

画家 我是美术学院的高材生。瞧我这会儿在这儿干什么？油漆招牌！

〔火车声。警卫从左边出来，仿佛是从火车上跳下来的。〕

警卫 （拉长声叫着）居伦！

男人甲 卡非根班车。

〔从左边走出一个车上的乘客。他走过坐在板凳上的那几个人，从挂着“男厕”的牌子的门口走了进去。〕

男人丁 这是税务官。

男人丙 他大概要去扣押市政厅了。

男人丁 咱们甚至在政治上也全完了。

站长 （挥着一面绿色的小旗，吹着哨子）站远点儿！

〔从城那边走来市长、校长、牧师和伊尔——一个大约六十五岁的男人；他们的衣著全都很寒伦。〕

市长 咱们的尊贵的客人将搭乘一点十三分从卡尔伯开来的班车。

校长 咱们可以让青年俱乐部的混声合唱队唱几支歌。

牧师 还可以把报火警的钟也敲起来。那玩艺儿咱们还没有典押出去。

市长 我们准备让市政府的乐队在市場广场那边奏乐。体育俱乐部准备表演叠罗汉来对女百万富翁表示欢迎。然后在金使徒旅馆吃饭。很不幸,市政府的财政情况不容许我们在教堂或者市政厅安装上晚上使用的照明设备。

〔税务官从那间小房子里走出来。

税务官 早安,市长先生,我衷心祝您早安。

市长 嗨,是格卢茨先生,你到这儿有什么贵干?

税务官 我的任务是什么,您是知道的,市长先生。我现在要作的一件工作可真是繁重得了不得。我要把整个城市都扣押下来。

市长 在市政厅你不用想找到任何东西。那儿就还有一架破打字机。

税务官 我想您恐怕还忘了一样东西,市长先生。居伦历史博物馆。

市长 那在三年前就已经卖到美国去了。我们的保险柜里一个子儿也没有。没有一个人纳税。

税务官 这还得仔细调查调查。目前全国都非常繁荣,偏偏居伦连同阳光广场铁工厂整个儿破产了。

市长 经济上搞成这样,我们也大惑不解。

男人甲 这一切都出于共济会的阴谋。

男人乙 这阴谋是犹太人策划的。

男人丙 还有高级金融集团作他们的后盾。

男人丁 国际共产主义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车站打点声。

税务官 我总能找到点儿什么东西的。我长着一双老鹰一样的眼睛。我想我应该到金库去看看。(下)

市长 最好让他先在这儿掳掠一番。别让他在女百万富翁拜访过之后又来麻烦。

〔画家已经在那面旗帜上写完字。〕

伊尔 我告诉你，市长先生，这样可不行。这旗帜上的字太不够慎重了，应该写上：“欢迎克莱尔·察哈纳西安”。

男人甲 可她是叫克莱尔呀！

男人乙 克莱尔·韦舍尔！

男人丙 她还是在这儿上学念书的！

男人丁 他爹是个建筑师。

画家 行吧，我在反面写上“欢迎克莱尔·察哈纳西安”。到时候要是女百万富翁好象看不顺眼，咱们还可以再翻过来让她看旗子的正面。

男人乙 这是“冒险家”号。是从苏黎世到汉堡的。

〔一辆崭新的特别快车开过去。从右驶向左。〕

男人丙 这辆车每天都准时开过这里，你靠它对表都行。

男人丁 你且告诉我，咱们这儿谁还有表。

市长 诸位先生，咱们唯一的希望就指靠着这位女百万富翁了。

牧师 除上帝之外。

市长 除上帝之外。

校长 可是上帝一个钱也不给咱们。

市长 伊尔，你过去是她的一个朋友，所以现在一切全要靠你了。

牧师 可是后来他们俩各人走了各人的路。我也听人讲过一些不确切的情况——你没有什么事要向你的牧师忏悔吗？

伊尔 我们过去可真是好得不得了。年轻，热情。在四十五年

前，先生们，我可真算得上是一个漂亮小伙子。至于她，克拉拉，我现在都还仿佛能看见她：满脸红光从彼得家的仓房后面朝着我走过来。或者看见她光着脚，踏过青苔和落叶，在康拉德村的树林里走着，红色的头发随风飘荡，她的身子苗条得象杨柳枝一样，呵，还有她那温柔的神态，真是个令人魂销妖姬。可是生活把我们俩给分开了。生活。生活就是这样。

市长 在金使徒旅馆举行过宴会之后我得简单讲几句话，所以我需要知道一些有关察哈纳西安夫人过去的生活情况。

〔他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笔记本来。〕

校长 我已经查了一下学校里的旧档案。克拉拉·韦舍尔的考试成绩，我不能不说，实在不象话。她的操行成绩也同样惊人。她唯一考及格的只有植物学和动物学。

市长 （在笔记本上写着）好。植物学和动物学。及格了。这很好。

伊尔 在这方面我还能供给你一些材料，市长先生。克拉拉热心主持公道。一点也不含糊。有一次警察要带走一个乞丐，她马上拿起石头来砸警察。

市长 热心主持公道。这不坏。这是一个很动人的题目。不过我想关于打警察的那一点，咱们最好不要提了。

伊尔 她为人还非常慷慨。自己的任何东西她都毫不吝惜地分些给别人。有一次她还偷了一些土豆送给一个穷寡妇。

市长 乐善好施。先生们，这一点我一定得着重谈一谈。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谁还记得，哪一所房子是她父亲建造的？我要是能在我的讲话中提出这一点，那肯定也会有很好的效果的。

伊尔 不记得了。谁也不记得了。

〔市长合上了他的小笔记本。〕

市长 凡我应该作的事情，我已完全准备好了。剩下的就要完全靠伊尔了。

伊尔 我知道。察哈纳西安必须得拿出几百万来。

市长 几百万——正是我们的希望。一点儿不假。

校长 她要是就只在这儿办一个托儿所什么的，那对咱们可没有什么用外。

市长 我亲爱的伊尔，许多年来你一直是居伦最有声望的人物。到了春天，我就该退休了。我已经摸过一下反对派的意见：我们一致同意提出你来作我的继承人，担任市长职务。

伊尔 可是市长先生。

校长 我可以证实市长所讲的话。

伊尔 先生们，让咱们还谈正事吧。首先，我一定要告诉克拉拉咱们的悲惨的处境。

牧师 可一定得小心谨慎——一定要得体。

伊尔 咱们当然一定得运用自己的才能。采用心理战。要是车站上的欢迎不幸失败，很可能就会一切全完了。所以光靠市政府的乐队和那个混声合唱队恐怕是办不了事的。

市长 伊尔的话说得很对。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察哈纳西安夫人踏上了她自己的故乡的土地，又一次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她会是多么激动，她将两眼含着泪，呵，到了自己熟悉的老地方。看到了这些熟悉的面孔。我当然不能就象这样披着一件衬衣站在这里，我要穿上我的黑礼服，戴上高顶帽。我的太太站在我的身边，两个小孙女站在我的前面，她们全穿着一身雪白的衣服。捧着玫瑰花。我的上帝，只希望一切能按计划进行！

〔车站打点声。〕

男人甲 这是“疯狂的罗兰”号。

男人乙 从威尼斯到斯德哥尔摩的车。十一点二十七分。

牧师 十一点二十七分！咱们还有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去换一身象样点儿的衣服。

市长 屈恩和豪塞尔你们俩举着“欢迎克莱尔·察哈纳西安”的旗帜。（指着那四个人）其余的人最好都挥着帽子。可是求你们千万别象去年欢迎政府代表团那样乱喊乱叫。他们对那种叫喊声根本不感兴趣，所以后来我们一个钱的津贴也没弄到。粗犷的热情在这种场合是不合适的，你们必须有一种内在的情绪，一种几乎是含着眼泪的又惊又喜的感情，仿佛咱们有个孩子丢掉了很久现在又找到了。不要过于紧张。但要诚恳。更重要的，一切要适可而止。等到混声合唱队一停止歌唱，马上就把报火警的钟敲打起来。还要注意……

〔进站火车的雷鸣一般的响声盖住了他的谈话声。接着是火车急煞车的声音。所有的人都惊愕万状。那五个男人从板凳上跳了起来。〕

画家 特别快车！

男人甲 停住了！

男人乙 在居伦！

男人丙 最破烂的——

男人丁 最贫苦不堪的——

男人甲 威尼斯到斯德哥尔摩线上的一个垃圾堆！

站长 这简直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事。“疯狂的罗兰”号只应该从洛伊特瑙那边弯过来吼叫一声穿过居伦，然后渐渐变作一个小黑点，消失在皮肯里德山谷那边。

〔克莱尔·察哈纳西安自台右上。她六十三岁，红色的

头发，戴着珍珠项链和巨大的金镯子，她一方面看来是那样凶恶，一方面，尽管神情古怪，却仍然具有交际场中贵妇人的少有的风度。跟在她后面的是她的一大批随员，其中包括总管波比和她的第七丈夫。波比大约八十岁，戴着一副黑眼镜，第七丈夫身材高瘦，留着黑色的八字胡，带着一整套钓鱼用具。和这群人走在一起的是一个神情激动的列车长，他戴着一顶红帽子，腰下挂着一个红色的小皮包。

克莱尔 这是居伦城吗？

列车长 夫人。您拉了紧急刹车。

克莱尔 我经常拉紧急刹车。

列车长 我抗议。严重抗议。在咱们这个国家，从来没有人拉过紧急刹车。即使真遇到紧急的情况也没有人拉过。因为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正点行车。能够请您向我们解释解释您为什么拉紧急刹车吗？

克莱尔 这是居伦城，莫比。我认得这个垃圾堆。那边，那是康拉德村的树林，那儿有一条小河，你可以在那儿钓鱼——钓鲫鱼和鲈鱼；右边的那个屋顶是彼得家的仓房。

伊尔 （仿佛刚从梦中惊醒一般）克拉拉。

校长 察哈纳西安夫人。

伊尔 察哈纳西安夫人。

校长 青年俱乐部的混声合唱队还没有准备好！

市长 还有体育俱乐部！救火队！

牧师 还有教堂执事！

市长 我的燕尾服，天啦，我的高顶帽，我的孙女！

男人甲 克莱尔·韦舍尔来啦！克莱尔·韦舍尔来啦！

〔他跳起来，朝着城市那边跑去。〕

市长 (在他背后叫着)别忘了叫声我太太!

列车长 我在等着听您的解释。我有责任这样作。我代表铁路局。

克莱尔 你真是个傻瓜。我要到这个小城市来看一看。照你说我该怎么办,难道你让我从你的特别快车上跳下来吗?

列车长 就因为您要到居伦城来看看,您就让“疯狂的罗兰”号在这儿停下?

克莱尔 那当然。

列车长 夫人。您如果想到居伦城看看,完全可以坐十二点四十分从卡尔伯城开出的班车。你满可以坐那次车。和其他的人一样。下午一点十三分到达居伦。

克莱尔 你说那个普通客车?在洛肯、布鲁恩许贝尔、拜森巴赫和洛伊特瑙到处都停站的那次车吗?你的意思是要我在这村野地区跟着车子到处泡着,泡上半个小时?

列车长 这事决不能就这么算了,夫人。我们要收很重的罚款。

克莱尔 波比,给他一千吧。

众人 (低声咕浓着)一千。

[总管给了列车长一千。

列车长 (简直惊呆了)夫人。

克莱尔 另外三千捐给铁路员工孤寡救济会。

众人 (低声咕浓着)三千。

[总管递给列车长三千。

列车长 (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夫人。铁路上没有这么个救济会。

克莱尔 那就新成立一个吧。

[市长在列车长的耳朵边讲了几句话。

列车长 (简直弄得昏头昏脑了)夫人就是克莱尔·察哈纳西安

夫人？呵，千万请您原谅。那当然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实在是完全没有想到，要不然，能够为了您在居伦城停车，那我们只会感到太高兴了。呵，您把钱拿回去吧，夫人，我的天哪，四千。

众人（低声咕哝着）四千。

克莱尔 你留着吧，小意思。

众人（低声咕哝着）小意思。

列车长 夫人在居伦城访问的时候，要不要让“疯狂的罗兰”号在这儿等着？我知道铁路局只会非常乐意我们这样作的。他们说这儿教学的门楼很值得看一看。是哥特式的。上面画着最后的审判。

克莱尔 你就和你那特别快车快给我滚吧。

第七丈夫（哼哼唧唧地）可是报馆里的人，我的小乖乖，报馆人员还都没有下车哩。那些记者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都还在前面餐车里吃饭。

克莱尔 让他们吃饭吧，莫比，让他们吃饭吧。这会儿在居伦我还用不着他们，别着急，他们会回来的。

〔这时候男人乙已经给市长把燕尾服拿来。市长穿上燕尾服毕恭毕敬地朝着克莱尔·察哈纳西安走去。画家和男人丁站在凳子上举着那面旗帜，旗上写着“欢迎克莱尔·察哈纳西……”。画家还没有把字写完。

站长（吹着口哨，挥动绿色小旗）站远一点！

列车长 我相信您决不会再向铁路局提这件事的，夫人。这完全是误会。

〔火车开始移动。列车长跳上车去。

市长 察哈纳西安夫人，我的亲爱的太太。作为居伦城的市长，现在能够欢迎您，欢迎我们的故乡的一个儿女，我实在感到